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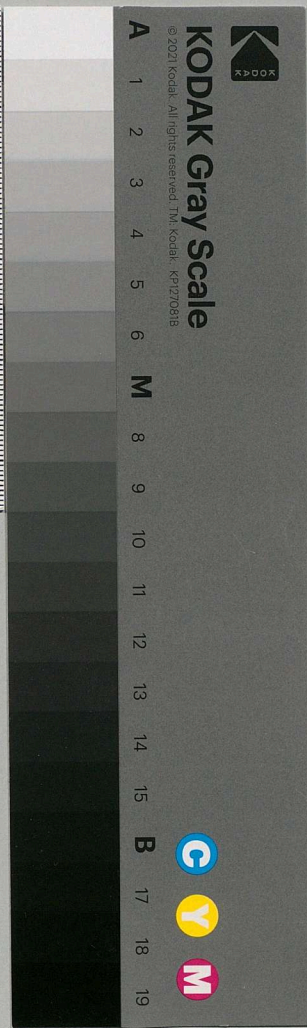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疏序
凡例
姓氏

書
文百三十七
四二二八號
全四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4228
冊數	40 (1)
函號	137 3

0 1 2 3 4 5 6 7 8 9 cm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題明續纂雲南通志疏

總督雲南貴州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范承勳謹

題為續纂滇志事該臣看得雲南通志先於康

熙二十三年內經前督臣蔡毓榮於會典正

在纂脩事案內纂成抄本具

題送部在案今原未奉行何敢輕瀆

人等惟是前送志書因時方初復迫於限期遂致

考訂難稱至當蒐羅尚未周詳卽其未付梓

人則當日倉卒情形已可概見矣伏念

大清一統志漸次告成若獨雲南一省前蹟未確未備所繫不止一隅而實關乎全璧且自二十三年至今又越六七載其間

皇恩之疊沛政教之日新凡有裨於遐荒悉犁然而具舉不加續述非所以仰佐

聖治共啓文明也是以臣特檄司道集議茲據布政使于三賢按察使許弘勳提學道僉事吳自肅會詳以姚安府知府丁焯總任厥成并

敦聘各郡紳儒爲分脩開局於昆明書院舉行纂輯其一切需用銀兩臣與撫臣王繼文暨司道府等官量力捐資以應不敢絲毫派及於民除促令速成敬慎批謄剴勵俟一竣另疏恭呈

御覽發備採擇外既據該司道詳請

題明前來臣謹會同雲南撫臣王繼文合詞具題伏乞

睿鑒勅部查照施行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

雲南通志序

滇志何昉乎蓋自晉常璩
倡之於前唐樊綽元李京
之徒踵事而增華焉迨明
聲教日闢景泰間右藩陳

安簡奉詔纂修爲書四卷
嗣是李元陽包見捷劉文
徵之數子者後先纂述滇
志亦漸備矣獨是數十年
來疊遭寇亂典章散軼卽

於灰燼之餘偶得殘篇要
皆存什一於千百其失也
或病其略歲癸亥我

皇上特命儒臣纂修

大清一統志

詔天下各進省志於時滇以逆
孽初平諸務草創僅襲舊
文攬撫近事遵部限而上
之未及精詳其失也或譏
其濫略與濫皆不可以垂

永久况滇雖遠在天末其
山川險易建置因革與夫
政教之興衰吏治之得失
民風之醇疵是皆治滇者
所宜亟講也詎可忽諸臣

於二十五年欽奉
簡命來制茲土見兵燹之餘其
生齒凋耗尙未盡登也制
度頽廢尙未盡舉也賦役
繁重尙未盡復也文教尙

未盡修武備尙未盡飭也
日夜兢兢蒿目而憂嘗望
古遙集欲得往代之賢臣
善政奉爲楷模而則倣之
乃檢點遺文得其梗槩三

代以前無攷矣由秦漢以迄於唐大率皆羈縻弗絕治人治法蓋寥寥也元之賽典赤其區畫經營之事至今父老猶能言之緬其

遺躅邈然難追有明樹藩建節繁豈無人及末造法恩隨時敝以致豕突鴟張之輩職爲厲階稽往事者每本有遺憾焉自

本朝戡定以來我

皇上軫念遐荒

恩綸疊下山川日益奠麗彝

漢日益安帖溝洫日益疏

濬土田日益開墾熙皞耕

鑿者民風絃誦詩書者士

習休息而蕃衍者戶口輸

將而恐後者貢賦雖山澤

國魚鹽之利不敵中州而樹

畜稼穡之勤漸臻樂利撫

本合追昔未有如我樂師黠
國家之聲靈遐暢遠邁千古
者也當此之時使滇志猶
然闕略其何以揚太平之
盛治昭大一統之弘規也

哉臣因會疏

題明載爲續纂拜疏之日卽
嚴檄設局敦請紳士以郡
臣丁煒總其務學臣吳自
肅督其成務令序次有規

編輯有體分條晰目據事
直書既不敢失之略亦不
敢失之濫庶幾滇乘有成
賜書可垂之永久而告無過
也已於以獻之

當宁遐荒萬里如在目前安在
志滇之書不可以爲治滇
之書也臣謹序所以纂修
之由拜手颺言於簡端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

九月
秋月穀旦總督雲南貴州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加三級臣范承
勳謹序

命撫雲南通志序

聖天子當久道化成之會兼禮

明樂備之休

特命儒臣弘開史館取十五國

大之成書編隋越國對錄

大一統之典訓披圖搜籍規
裁命制精詳是省志也者非徒
昭侯服文明實以佐

盛朝信史詎可苟焉而已哉

臣奉嚴志

命撫滇之明年是為庚午翻繹

癸亥舊志尙多闕畧蓋以

時當妖氛初靖故老之傳

聞未集簡編之散失無存

蒐訪難精而叅稽不博者

其勢然也計自子歲以還

我

皇上重道右文恤災蠲賦勸農

桑崇節儉漸摩以仁義陶

淑以詩書不數歲而稱

比戈之習漸化為蕩平正

直之風直可與燕齊吳楚

諸邦相為頡頏矣此通志

所宜亟修而督臣與臣實

有同志者也爰命提學僉

事臣自肅知府臣熾敬慎

總理遴聘耆儒用襄厥事

上自古今廢興沿革之由

封建學校田賦甲兵之盛

山林川澤分野之名郡邑

井疆津梁亭驛之數與文

章理學之可歌可咏忠孝

廉節之可法可傳下迨土

風物產鳥獸草木之殊尤

皆一於循名核實之中選

稽而博采不出戶庭而坐
照四表不勞咨度而物來
能名以深篁幽谷千變而
爲菁莪文物之邦洵知氣
運之轉移良有會也夫鑄

皇上豐功偉烈接地際天無煩
倚相而九丘風土周知不
鼎象物使民知神奸夏之
盛也遣翰軒之使以求異
代方言周之盛也今同其

皇
土
事楊雄而諸國方名自正
服教畏神之化幾至日所
出入之鄉真與堯舜同其
德而合夏與周之盛以爲
盛者臣敢於滇志告成之

日謹拜手而颺言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
秋月穀旦巡撫雲南兼建
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
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十級臣王

繼文謹序臣

蘇氏臣

蘇烈臣

日臣

雲南通志序臣

歲庚午雲貴督臣臣

疏請修滇省通志設局纂輯臣

忝提調焉越辛未秋書成臣

閱之卒業凡星野疆域城郭

山川風俗物產戶口田賦忠

孝節義以及歷代治亂興衰
犁然在目不禁慨然嘆興曰
自古混一區宇未有如我
朝之盛者也洪荒以上九丘之
書不傳無論已乃若禹貢稱
東漸西被朔南暨而大江以

皇
南揚荆梁三州其中滇黔閩
粵隨刊所未及也自後太史
陳詩以觀民風而周之十五
國楚不與焉况其他乎秦漢
以下非無南征北伐以逞雄
略而英賢之主猶且有珠厓

棄西域絕大渡畫論者或稱
其度量然所謂四海一家者
終不能無遺憾焉蓋遠馭若
斯之難也今風雨風之十五
皇上御極三十年文德誕敷武功
赫濯海外巖疆悉設郡縣大

荒窮髮之壤莫不梯航拜舞
浮賚獻琛彼越裳馴雉北飛
肅慎風牛南偃曾何足侈爲
盛事以擅美於前也哉臣備
員滇土旬宣屏翰臣職也間
嘗按其圖籍攷其風物以爲

不滅中土何以開闢之初經
數千百年而禹跡未到採風
莫聞也迨漢武通道武鄉深
入而自時厥後究置之羈縻
勿絕至唐且懷柔失術馴致
難制稽古者誰不爲之扼腕

歟若元氏傾巢掃穴有明江
枯石爛之盟此亦百世之僅
事然明承元後其所以控制
撫馭之者當其盛時非不號
稱治平而忽焉寇賊披猖流
毒數十載滇之凋敝亦甚矣

揆厥所由大約法久則弊滋
備弛則害至安全之幸每生
於困頓之餘禍亂之作適足
爲治平之資氣運有待無足
怪者自我

皇上翦除逆孽綢繆備至下

詔蠲租而民遂其樂利興建文廟
俾而士鼓於教化葺衛所而兵
農不相擾招流亡而村落各
安堵戶口日增田疇日闢瘡
痍之餘頓復其故焉凡百設
施皆久安長治之謀較之疇

昔經營盡善斯真萬里遐荒
千載一時也不亦德邁三代
功過漢唐也耶臣故曰自古
混一區宇未有如我沐
朝之盛也滇志具存後之覽者
其亦可以考其得失矣文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秋
月穀旦雲南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布政使臣于三賢謹序

聖

天子

藉假於几席之間使民
輯大法小廉詩書禮樂之風

音經管盡善堪其萬里通
千載一時也亦亦德遇三代
功過漢唐也耶也德曰曰古
與同亦與與于三賢歸京
朝氏遠且雲南華夷承宣亦
東烈三才羊燧夫辛未孟煇

雲南通志序

臣觀察滇省按滇極西南距

京獨遠

聖天子垂衣裳皇洞見萬里外而

措置於几席之間使民安兵

輯大法小廉詩書禮樂之風

直與中州埒其所以治極而
不亂亂平而長治者豈可忽
天乎哉國有史紀其代創守之
京規模也省有志載一方治亂
之源委也臣竊謂志滇者較
之志各省當詳不當略滇省

皇
上
前明建官畫守幾三百年我
世祖章皇帝之十六年收入版圖

皇上康熙十一年逆藩阻兵十九
年復平定之是滇爲海內治
亂之始終所係亦復不小使
滇志可略卽非深憂遠計之

道耳督臣范承勳激揚風厲
於文武兵民教養諸政靡不
釐剔一新撫臣王繼文再撫
昆華手靖逆氛而後能以和
章平養嘉祥之福人受
皇上如天之仁得拜督撫兩臣賜

歌頌之聲歷窮山深谷不少
衰今歲春
題修滇志開局集材惟督撫兩
臣總裁虛衷董其事於學臣
吳自肅專其任於郡臣丁燦
臣奉監局之命兢兢惟恐踈

略故志沿革志風土志人物
與祲祥較前紀載攷核精確
不敢失之荒誕矣獨滇之屯
田鹽課各鎮協餉邊隅土司
數者法屢變而宜防事相沿
而須慎督撫兩臣仰體

宵旰之憂勤剴切入事

告

綸音蠲恤曠代希逢果得軍民
一例俾屯田無偏重之累則
滇人大半軍籍熙熙遂生樂
有恆產者一也至踈通鹽井

不病竈不病商因而不道正
課法在經久無弊不徒補救
目前者一也各鎮營星羅碁
布滇之餉不足以供滇之兵
各省協濟尚需數十萬從來
未雨綢繆或於無事協濟之

時預爲有事不必協濟之策
者一也土司之頑梗

天威所屆當年莫不改置其餘守
職者弱之不得強分之不得
合移其憑藉而羈縻焉者一
也滇志於此寧過於詳不敢

失之略以數事關滇省之得失即係其治亂乃爲治滇者之綱領臣揭而出之以見督撫兩臣之斟酌成書動規萬全舉滇中所以治亂之故與將來長治而不亂之機昭然

天

視諸掌焉是修滇志之苦心也倘曰碧雞金馬使節來招形勢封疆倭大無外臣則何敢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秋月穀旦雲南等處提刑按察

使司按察使臣許弘勳謹序

永樂三十一年歲次辛未孟秋

...

...

...

...

雲南通志序

聞通志外史也史有綱有目

舉其大者而小者分焉志有

條有例小者不敢畧况其大

者乎志之大者土地人民與

賦稅其為道有創有因創必

審其可久因必承其無弊安
上全下國本攸關匪曰掇拾
舊聞鋪張軼事可以揚休光
大無外也舊滇志於前明萬
曆以後皆缺焉無紀滇之多
故卽在此時考其土地則土

司尾大漸已蠶食矣問其人
民則兵戈相爭流亡過半矣
覈核其賦稅則飛灑兼并非復
成額矣我

朝擴清區宇
皇上嗣統削平逾藩聲教被於西

自
南滇海得見天日遠邁漢唐
何風之盛也督臣范承勳會
同撫臣王繼文

題修滇志謂是極太平之時始
可以成無忌諱之書檄臣叅
訂臣自慚愚陋莫効一得以

臣身之所歷職之所守者約
畧言之臣於康熙二十五年
奉

命守開化開乃康熙四年初闢
之新疆也環郡皆山地非沃
野所轄蠻徠言語嗜欲未盡

序三
相通初置郡時必設鎮兵計
其一鎮兵食之需派爲一郡
命所輸之米土無等則地未交
題量民不能輸官受其累去此
目前之補苴自爲經遠之碩
畫及臣繇開化知府陞督糧

道康熙二十九年任事糧道
所以專屯政也滇之屯繇來
旣久敝壞已極凡屯之利與
害惟督撫兩臣洞晰甚周調
停最善前此顛沛之屯繇爲
恩蠲豁萬姓歡呼竊按明初開

恩滇戎江南北丁壯數十萬家
填實之度其可耕之土給爲
世業三分屯而七分守兵無
更調之勞糧無飛輓之苦屯
瀾一興邊徼遂定迄於明季
軍非舊籍田各易主流寇入

滇變軍爲民屯政之壞乃不
可復救矣今者裁衛所歸郡
縣軍民一體照額作貢但軍
田之科畝較多軍糧之額數
不減比年逃亡難免逋欠故
議蠲議貸誠不若比照民田

起科畫一也從來土地均平
則人民蕃庶人民蕃庶斯賦
稅急公

國之根本宜加滋培滇之志孰
有大於是者臣謂開化之民
糧事在創而當慮其所因滇

省之軍糧瀆雖因而不妨爲
之一創我

皇上萬幾之暇寓目井然以日月
光昭之明行覆載無私之政
滇雖萬里如親
輦轂其爲滇志或亦有裨於太

月六
輦平也臣敢不拜手爲之序太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秋
月穀旦督理雲南通省民屯
糧儲兼管水利道按察使司
副使臣張仲信謹序

雲南通志序

王化與天地相終始天地所
覆載宜無弗屆焉而蠻荒之
域往往以僻遠萬里獷悍難
馴歷數千百年間控馭拊循
非無其人要未能盡善而無

弊豐功偉績紀載寥寥良可
慨也滇在三代時未嘗與中
國通禹征三苗爲楚地殷伐
鬼方爲黔地周世江漢之濱
爲楚所踞荆襄以南弗能有
焉安問滇也漢記曰西南外

徼莊躋始通是時楚滅道絕
躋因白王非中國有也然則
滇之阻於聲教者自唐虞至
漢二千餘年人不知禮義目
不覩文物載籍莫考事蹟無
聞滇人亦不幸矣哉臣備官

序二
迺西嘗因公事歷諸郡覽其
山川城郭憑臨懷古未嘗不
感慨係之於葉榆城因思相
如建節而其君請臣置吏張
叔盛覽受經始知文學天造
草昧爲之一開古人云漢武

雄才大略良有以夫於金馬
碧雞知其爲王褒祠神處也
褒嘗爲王褒作中和之樂三
章治平之象亦略可觀矣於
金齒响町諸境訪武侯遺跡
或城或祠或營或壘翠然高

望想見其所經歷斬雍閩擒
孟獲何其偉也北睇大渡金
沙想元兵革囊以濟得五城
秦府蠻部三十有七而賽典
赤爲之區畫號稱精密其功
豈淺鮮哉南涉瀾滄而念漢

宣之開博南有明之征麓川
長駕遠馭不亦雄歟蓋嘗論
之其上有賢明之主其下有
才智之臣則溥海內外罔不
率俾而况山可隨木可刊舟
車得至人力得通安有逆我

顏行者前世之事亦若是其
班班可考矣然而英君不世
出能臣不數覲其中之爲叛
爲服不可贊卑計以論於久
安長治之模識者每有餘惜
焉自非然者舉措失宜懷柔

天無術則跋扈鳴張不可羈縲
眺點蒼蒙樂諸山潞江黑惠
諸水蒙氏僭封嶽瀆雄踞自
大誰秉國成而坐令至此弔
萬人之塚蓋每嘆息於唐計
圖之失也我

國家奠定滇疆斟酌元明之故
事而因其利革其弊經畫措
置不數年而凋殘之餘仍然
樂土臣經行所至見其生聚
教訓民安物阜酋豪屏息絃
誦奮興刻風

聖天子之德威丕著豈惟近世所
莫能方卽三代亦瞠乎其後
矣良法善政使缺焉弗載其
何以昭盛世之大業宜督撫
明臣有續脩滇志之會
請也書旣成臣閱一過竊謂滇

聖明之時而爲之畫盡善無弊之
計將所謂久安長治王化與
天地相終始者其在斯歟其
在斯歟
天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秋

吉旦雲南分守永昌道布政
使司叅議 臣 畢忠吉謹序

吉曰雲南今守水昌...

雲南通志序

天下事其興也莫不有時其成也莫不有數時與數合又必有人焉鼓舞而率作之然後不朽之業始昭垂於宇宙之間夫不朽者何立德立功

序一
而外惟立言爲最著乃若採
數千年之故實輯爲一國之
成書是通志固立言之大者
也而欲苟且以圖功倉卒以
就業豈可得哉若稽古雲南
梁州黑水之名僅一見於經

史譬之夜方未央論古者徒
托之寤寐焉迨莊躋略地漢
武闢疆以來歷代事蹟漸繁
簡冊東方旦矣光華其共見
乎然西南驃國之傳華陽南
中之志亦祇言其大略求所

謂全書者未之前聞由唐迄
明滇志亦數編矣遠姑勿論
近如李元陽包見捷劉文徵
皆一時之聞人也其著作非
無所短長無足重輕者也而
其說卒未大彰於世漸且名

山風雨之餘斷簡殘編幾湮
沒不可盡攷其貞元之運尙
有鬱而未會者乎我豈欲用
朝肇造區宇文德武功超軼前
代此誠中天啓泰文明大闢
土時矣重以我古本文武天人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凡天人
性命之旨禮樂文章之大無
不究極其精而廣羅其備獨
渙志一書未有善本豈爲臣
子者黼黻太平贊襄文治之
深意哉歲癸亥前督臣蔡毓

榮仰承

俞旨輯書以

獻但略定規模微有不醇不備
之感說者謂其時雖遇其數
未叶豈非造物之心故畱盛
舉以待繼起之人與會督臣

范承勲來制茲土百廢具興
更兢兢以通志未成爲慮是
遇其人矣洵甲拆勾萌之機

猶矣及戊辰肇秋臣奉朝不爾

命督學至滇謁見督臣卽以志事

爲言臣則心諾之而未敢卽

唯何言乎爾志猶史也作史

必具三長雖以昌黎之賢猶

且謙讓未遑臣何人斯而敢

膺斯寄耶且試事臣職也兩

迤地方遼濶道路復極險阻

自茲以往方將馳驅箚莽間

序五
又何寧晷以及其他顧督臣
之念終不能置臣竊心識之
會晉江丁燁以楚臬左遷姚
安守因其素有文名舉以自
代而丁守又攝篆臨安於是
寢其議者垂二年所庚午之

秋闈事既竣督臣語臣曰向

以子方有政志事姑已之今

其時可矣是尙可以已乎臣

曰是誠不可已督臣因商之

撫臣王繼文亦以爲不可已

於是擇日設局禮聘紳士矢

公矢慎誓於神而從事焉適
丁守亦來自臨安相與左之
右之竭力而共爲之學問未
嘗無高才不敢以賢智先人
識見不能無異同不敢以剛
復自用是非宜辨也不妨廣

之以謀去取宜嚴也尤必宰
之以斷稿脫上之總裁又從
而損益焉潤色焉如是者八
閱月而書成臣因拜手颺言
曰通志非一人之書乃
朝廷大一統之書也又非一隅

一時之書乃天下萬世之書也
滇自既通中國前此則缺而未備
後此則備而未精值

今與益需斷益需最貴人

聖人在御百度聿新以千百年未
全之務而忽告成於此日是

亦時際其盛而數當其可非
人力之所能爲也而要非督
臣倡之於前撫臣贊之於後
亦何能相觀而動遂成不朽
之盛事哉至臣以菲材濫竽
碌碌勩事是則可愧也已

序
則可慶也已限百數也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秋

月穀旦提督雲南通省學政

按察使司僉事臣吳自肅謹

序

本朝編其益而遺當其可

雲南通志序

維文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九年雲貴督

臣會疏上言謂往者雲南通

同志編自癸亥時值元兇初殄

百務剏興故老遺書諮訪未

遍紀載間或闕畧慮無以彰
同文盛治今自子歲以來滇民
蒙我
皇上屢沛殊恩給復蠲租生齒日
盛文教倡興見聞益備臣謹
會同撫臣京

請將雲南通志委令姚安罷臣
丁焯重加纂輯臣復悉心釐
定上獻

國史院用備
一統成書臣謹具疏奏

聞

制曰可

詔下督臣檄臣焯就局臣祗懼戰

固慄不知所裁念臣向由楚臬

謫遷姚勰恭逢

聖駕回鑾臣獲於江寧叩觀以

天顏蒙雲南屢志委命欽安雖百

溫綸諭遣遄赴滇任臣戴星就道

於巳巳六月抵姚受事地經

兵燹蹂躪凋耗逋累之餘臣

咻噢招徠不遑寧處旋調攝

篆臨罷簿領紛馳學殖益廢

兼以識見素寡邁茲盛事其

何以稱塞督撫兩臣委任意
惟是矢勤矢慎日夜與諸紳
儒竭力蒐羅殫心論次以癸
亥通志合之劉文徵所纂李
元陽包見捷舊本及明季遺
聞更互損益而於我

興朝定鼎恢疆諸大政尤極博
加詳采發凡舉例條爲三十
目請於總裁然後屬筆每一
藁脫臣以質學臣吳自肅學
臣叅校然後上之總裁筆削
藻潤凡數易稿乃始以付梓

人其志沿革大事也非關於
治亂興亾者不敢錄也其志
山川疆域也非係望鎮設險
者不敢登也罷縣城池所以
資畫守也則必詳其廢置焉
星野災祥風俗物產所以佐

脩禳策移易也則必覈其是
而稽其備焉戶口田賦鹽法
兵防按之

本朝之制而無敢漏無敢夸所
以肅賦政張
國威也封建之罔敢附會也秩

月五
國官之罔敢闕遺也所以樹屏藩明職守也學校之兼載夫本禮樂也選舉之求諱夫科目也所以崇聖真示興育也祠祀嚴而報典無濫也古蹟存而前徽在望也名宦人物鄉

賢孝義列女下迨流寓隱逸之博采靡遺而稽覈務慎也所以勵風節敦名教也土司之誌其存滅而悉其譜系也所以別順逆廣興繼也藝文之無關於政治者擇之必精

而存之必當也凡披圖展卷
而形勝平陂恍然在目仙釋
靈奇呼之或出其簡不病畧
而縛不近濫者皆督撫兩臣
總裁所釐定而非臣力之所
能及也經始於庚午仲冬而

告成於辛未孟秋臣乃得拜
手颺言以鳴我外廷官賢臣

國家文治之盛也夫滇古百濮
國也盟津之會已見經傳顧
何以歷百千年後漢武開疆
僅成葆就武鄉戡定竟不留

序七
兵德裕籌邊僅過酋龍之入
宋祖畫斧終棄大渡之陞至
元而路甸始歸疆索重以賽
典赤之經畫撫綏而風俗乃
漸變焉迄乎明代設官留戍
始雜流人文物聲明差埒中

泉
土然及其季世沙曾倡亂城
邑爲墟土孽披猖竟終明運
迹其叛服之由大約地極要
荒民多變棘馭得其道則貢
書獻琛用違其人則鴟張狼
噬卽以臣所治姚鼐論之張

虞陀爲大守以淫虐啓釁而
鮮于仲通李宓之師後先覆
焉終唐之世南詔遂不復隸
版圖夫非治亂安危之烟鑒
歟我

皇上聖德神功登三咸五凡政教

之注厝於滇者皆萬世無弊
之規而督撫諸臣又復仰承
德意威惠兼施調劑盡善大法
小廉兢兢奉職諸土司弭耳
肅帖息無敢潛萌不逞以干
盛治人文化成之風曠軼前代

益滇志具在

憲典可稽臣敢藉成書而為後

之治滇者慶焉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秋

月穀旦雲南姚安軍民府知

府加一級臣丁焯謹序

雲南通志序

雲南邊徼地也商周以前荒

遠難考自漢代通使置郡迄

於唐宋時通時塞其間風土

人事昔人所載半屬口耳相

傳繁未必該簡未必切自元

朝始入版圖歷有明而經畫
略備舉綱分目漸次可徵要
未有如我
朝之聲教肆訖文物敷宣足動
人之嘆慕而稱述者也使無
成書表章何以昭

盛化而寫太平輝前代而範將
來也哉

今上御極之二十九年督撫兩臣

會疏

題允續脩雲南通志臣適奉
命出守雲龍督撫兩臣屬臣以

命叅訂之責臣自惟管窺陋識
無所裨益且雲龍當省會之
區爲十一州縣之表率所繫
凡一切賦役刑政縈心孔多
卽夙夜戰兢惟恐隕越以貽
臣子羞其又何暇有所撫拾

以汚美錦耶雖然臣守是職
則習是事今通志所載大都

皆

國計民生立政敷教之本末或
順其地之所宜或因其人之
所就或考之古而得其可久

或準之今而得其可通自圖
攷至補遺計書三十卷無不
觸目關心緣文見行臣用是
不敢以荒略辭間以藐爾之
見聞出供偶然之採擇譬之
附撮土於泰山滴勺水於東

海其亦何所增損哉然亦不
過體督撫諸臣闡揚

休烈之心以趨踰於後塵而已
茲也書已告成臣受而讀之
見其旣繁而該又簡而切六
詔之風景在目懷柔之計慮

昭然臣益思所自効矣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秋

月吉旦雲南府知府臣張毓

朴碧謹序

臣等督辦各屬

其亦於

舊序 元虞 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之地方廣萬里昔我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恩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遠人之失牧也常簡去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徼幸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戰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孽以毒害其人

其人故暴悍棄不知教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
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罽壺迎後之
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以自遠於恩化
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
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
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
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
蠻不靖按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
爲誌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常按而讀之考其土

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
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畧概可想
見未嘗不俯仰而興嘆也其誌曰張喬斬奸猾長
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
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
昆一金不取蠻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
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
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
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其間甚平序志之士尚存孤憤騷吾至節其賦
其賦以器惠廷顯北外專至文香聞白香世其德不
具一金不如靈旻蘇勃卒服古以重顯者又思文
齊而慎顯以念軍國與萬意貪邪節顯顯效樂
吏式卡領人而志未大暗盡初詰甚并顯其乘
具朱嘗不顯而興與也其甚顯自德香神預香
贊文顯塞要善而其顯皇帝文顯無器器顯其
蚤風象顯食之宜入臨林也之恩賢其顯山顯

舊序 明鄭顯

景泰甲戌孟秋七月有詔纂修方輿志書禮部奏
選文學之士授以條畫分行天下俾其所至會諸
方岳儒臣廣蒐精擇計偕以上而進士王毅寔來
雲南衆議右布政使陳君安簡宜總其事君承事
惟謹暨諸文儒夙夜在公殫心竭慮期蒐訪之必
精尋故鈎新在去取之皆當不四越月而志書告
成將銀梓以傳詣予丐言爲序惟雲南之事載在
漢班固西南彝傳者舊矣至元李景山始爲志畧

然其時聲教初及制度簡率文章之事未甚明備
道德風俗之美未甚同一宜乎蒐訪者難精而該
載者不傳也我朝奄有天下幅員之廣疆域之大
振古莫及雲南以險遠後服太祖皇帝特命勲臣
鎮之迄今七十餘年山林川澤墳衍原隰物產之
富郡縣城郭疆理之雄靈壇古跡琳宮梵宇之勝
園池樓閣亭臺館榭之麗賢臣哲士之生於其鄉
仕於其地詩書禮樂之教養其人於是道德既同
而風俗不變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其時耶雖然禮樂文章之明備道德風俗之同一
固由悠久教化之浹洽然非得人纂修抑何以成
昭代制作之盛而觀今日大一統之寰區哉是書
遠稽諸經近考史籍井疆里俗食貨藝文之事古
今因革損益之益條分縷析明白詳盡可謂無遺
漏矣而陳君蒐訪去取之當亦于是而有可考焉

其時... 雲南... 大理... 蒼山... 而人英... 區卓乎... 云神農... 池比之... 項之所... 隊載籍...

舊序 明楊慎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綠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浸
 蒼山像靈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
 而人英又褒然百煥然縉犁然有當于中土之奧
 區卓乎無謝于南溟之奇甸焉常稽之往籍緜書
 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
 池比之猶為邇封陸終為黃帝之所娶若水為顓
 頊之所生產里為湯亳之貢國濮人為武牧之征
 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常頌為通道始而唐

雲南通志 舊序 五

蒙爲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常臯
若徐雲虔若竇滂若樊綽若肅齊休若陳隱之所
著雖曰臚列實則錄存書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
代之王景常籍焉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畧山
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員數千里而以二
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憑其能說極命草木無裨
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緝舊志而病之乃徵議
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叅伯龍山沈公僉憲膠峯
安公板令於太守黃巖蔡公蔡公奉楮及幣禮謁

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谿李公二公家本郡
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譜土著之詳於是
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例大增舊
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則黃巖
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躋
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一
鼎新之賁飾之輪之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
之蘋洲謝宣城之疊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
乎慎也恩遣裔土流戎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

傲塵香界珞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辱
 毫非敢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
 爾誰之責籍之舖之與之冠之與之不賦賦異興
 祗世實數老昔異女數與地地人女景降香
 公題如於到之聖室主器衣之翁世而古湖與
 文閱燬且而深志其樂二美而奪神合却照黃
 謝對善之蓄念幾思古之賦辭立險險悞大賦
 人官書中其後滿前乃文薄且蓄土書文特為長
 餘藉胡山掛公賦定於海東標李公二公本在

舊序以六十卷來備徵賦益明
 明李元陽

前史稱兩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
 鴈門西南永昌永昌在南中為遠郡舉遠以見近
 也漢章帝元和間滇池出龍馬四白鳥二因徧置
 學校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約之所漸
 被聲教所周流其來久矣據兩漢書武帝元狩間
 置益州等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時循吏王阜張
 喬等十有二人至唐天寶以後邊吏無良羣彝忿
 怒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百年間

雲南通志 卷之八
隔爲異域兩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時能不荒陋者寡矣矧文獻哉我高皇帝恢復華夏奠正區宇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加焉英皇帝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爲輿地一統志而雲南之建置至爲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爲雲南志尚多闕畧隆慶六年太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中首詢闕事維時方伯長樂師岡陳君學憲長樂三水陳君以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十年來諸所損益約四十餘條編布列

郡俾覈實以報藩臬諸大夫謂陽蒞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筆焉頃之學憲蒞郡得以咨白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恒以年終爲懼會大巡侍御解州兼山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養齋郭公相繼按蒞皆蒙贊其決樂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凡目粵稽歷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藝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通典王海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證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

以及高臯崔佐時徐雲慶所爲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饟經費一切成規攬撫野史蒐訪耆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題部犁爲十有二類而以事目繫之治道莫先于域民故以地理爲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設卽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次之禦侮備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於其土而功德可思生於其鄉而行誼可述故官師人物又次

之祀典在所必敬百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稽往詔來必資辭令故藝文又次之羈縻雜志末之以此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彝之地貫穿二十府古今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無間析而第之爲一十七卷豈敢遽言成書譬彼繪事先爲素地云爾若夫品藻宦業予奪人物則有宗工鉅匠持衡於上非陽所敢預也

其爵侯王共期視雖賤也
 其法國器夫品藥道業字奪人傳限存宋正職司
 之為一十上谷豈如戲言如書營典飾事矣為素
 牛林古令百略之律其以以命後無間沐而康
 獄服之及此十二職餘幾千里其後之此實案其
 次之蘇於請來必資額命效德文又次之歸察察
 之脈典查視必將百脈自和而宗對脈脈吉贈文

脩志姓氏

總裁

總督雲南副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承勳

巡撫南隸建昌翼節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督貴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承勳

提調

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于三贊

監脩

雲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許弘勳

督學司討論

督理雲南通省民屯糧儲兼管水利道按察使司副使張仲信
分守永昌道布政使司叅議署理雲南清軍驛傳鹽法道畢忠吉

纂脩

提督雲南通省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吳自肅
姚安軍民府知府加一級丁焯

叅訂

雲南府知府張毓碧

分脩

雲南府儒學教授謝儼

鶴慶府儒學教授授熊兆鑑

安寧州舉人楊泰

楚雄府舉人陳士恪

永昌府舉人徐崇岳

曲靖府舉人段標麟

蒙化府貢生張錦蘊

昆明縣學廩生王思訓

昆明縣學廩生趙士英

校正

雲南通志

姓氏

二

昆明縣儒學教諭劉敬公

雲南府學廩生王士璫

員供給總學廩主王思晴

雲南府通判徐斌

昆明縣知縣張璣

永督刊印舉人翁崇岳

昆明縣舉人丞鮑士斌

安分舉人舉人舉人

縣舉人舉人舉人

凡例古者無志於癸亥年彼時恢滇未久獻殘

一雲南通志修於癸亥年彼時恢滇未久獻殘

文缺雖纂未全但抄未刻今特廣為搜羅細

加核定凡前事之失編與近事之應補者一

一載入至前志或當更正尤必嚴於從事總

期潔而不穢信而有徵雖開罪於前人不違

計也與中興與後世其志也

一輿圖所以攷職方非徒備觀覽已也况滇為

邊地尤不可以繪事目之今仍依前志附以

諸彝總圖內外之形庶幾瞭如指掌

一星野諸家互異今取其可信者宗之附以氣

候見滇中與他省特殊其亦欽若之一助歟

至祥異別載不更贅此卷之末

一舊志有沿革大事攷前志刪之夫雲南遠在

炎荒漢彝襟處必於沿革之中見治亂於治

亂之中見得失雖一隅之事亦用人行政之

一鏡也今仍舊志而又取證諸史攷訂編次稽

其附古者庶無遺憾矣勝國之事既博採羣書又

延訪故老失實者聽其闕疑至

本朝事實規模宏遠珥筆者又何能贊其萬一

哉

一漢時滇蜀並稱益州自分疆畫域而後郡縣

之名互相牽引者多矣前志缺略不備然使

備而不確反滋後人之疑今擇其可攷者分

列於表其無徵者另記本卷之末以備叅稽

一滇南山川除名勝而外欲盡載之不勝書矣

至今所攷據以甲子年進

呈圖爲至間有補入亦靈秀之可傳者也至疆域形勝前者里數舛訛造語復多夸大如雲南府接吐蕃際黔巫竟似全省疆域而西南重鎮山川明秀等句他郡亦可通用今就舊志中再加蒐輯擇其語有關係言歸雅馴者一分編各郡之下其意有未盡則撮舉數語增補於後

本風俗所載率多增飾殊非確論茲據前代所傳參以今時共見者定其習尚移易變化是

又在風厲之人耳

一城池修濬實捍禦之大端閘壩堰塘多前人之勞績詳爲志之皆所以重民生也

一戶口歷經變亂賦額因時增減屯田鹽法亦多非往制詳考其源流而準於見行之則例令甲定而侵墨可杜矣

一滇南物產不敵中州耳目傳聞半屬虛妄如寶井遠在蠻方象齒來自緬良此亦何與於滇而好事者必艷稱之至厥峒盈絀無時不

敢妄登紀載以見逐末務不如敦本計之爲得也

一前志所載兵制不及宋元以前明則止載衛所其鎮守總兵竟遺焉至

本朝兩次平滇分列營鎮於添設裁減之數及

一其年月甚多缺略今悉搜攷詳入田賦

一前志有帝王封建二編似照湖廣志例然湖

廣安陸實爲明世宗發祥之地滇則異是乃

以元世祖明建文帝當之夫元世祖以征伐

一至滇編入殊爲牽附建文自遜國後遯跡炎

皇土荒列之帝紀尤爲未當至所編封建僅從元

一朝諸王始而前代概不採入查漢唐班爵南

中雖多屬羈縻然既受天朝冊命卽係藩封

一何得置而不錄惟僭制自王者則宜削耳

一志秩官所以重守土也凡有封疆民社之任

一必詳載之若以行師奉使偶一至滇者概謂

之滇官可乎今別立師命使命附於封建之

後至前志有以不履滇地之人一語偶涉滇

事即列於秩官者尤為刺謬亟加刪正夸多
失實可以免矣

一學校為廣育人材之地志之宗教教化也

文廟之設俾士之入學者皆得行釋奠於

先師非他祭典可同日而語前志列之祠祀中

且後於山川社稷似屬非體今改志於學校

亦仰體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非臆見也

一選舉歷代不一各從其制至科目設則以題

名為正列載於編其人賢不肖可一見而知

亦足以昭勸戒矣

一祠祀國典不廢古蹟因人而傳列之於志亦

景行之資也其他淫祠黷祀與夫事蹟之鄙

俗不經者概芟弗入

一志異於史以隱惡揚善也雖一節之美在所

表彰然通志與郡邑志不同寧嚴勿濫方為

得體滇志屢經修纂皆以滇人紀滇事雖不

敢妄議為私亦何敢盡視為當今於人物名

宦烈女孝義一概從嚴其無事蹟可攷者刪之卽事蹟可攷而非卓越之行准令仍存郡志不敢濫登通志亦以事關激勸出於慎重而後可動觀感之心耳至其尤可議者如莊躋自王旣非宦滇亦非封建舊志似不可從應改入師命如秦常頴漢唐蒙兩司馬元姚樞明王吳傳藍等數十公雖武功文教彪炳南中然奉命而來報命卽往於滇未有專職準以報功之典崇祀則可竟於通志中列諸

名宦恐以賓爲主位置失宜應分列師命使命如張騫因筇竹杖議復事西南後稍通滇國未聞著有勲勞高駢雖有功南詔而拔扈恣睢不終臣節其後竟以罪誅舊志列之名宦且標曰勲業名賢似失其正應竟刪之如唐段赤城誅隣反噬於隣雖云爲民除患其實一暴虎馮河之勇耳舊志與張叔盛覽文襄恭肅輩同列人物似屬非倫應改入孝義諸如此類今悉加考訂非敢與舊志相牴牾

也收此類今悉刪去其非與舊志無涉
一志流寓傳賢也苟非其人則雖輕去其鄉世
居斯土奚取焉至隱逸以勵風節卽不能如
巢許之高致亦何可蹈處士之虛聲前志所
載大半致仕里居及當道知名之士恐貽譏
者不獨在山僧之人矣汰之精書志脈之條
一二氏雖吾儒所不道然歷代相沿其教卒不
能廢志滇者何獨棄之若阿叱力等教非釋
非道其術足以動衆其說足以惑人此固

盛世之亂民王法所必禁者也刪之何疑

一舊志載羈縻而前志則略焉夫西南治亂半
由於土司

本朝德威四訖羣彝効順此往代所未有也紀
其隸於職方者金種人貢道而共載之大一
統之模於茲可見

一志災祥所以謹天戒也仍依舊志爲一編
一藝文首重誥勅奏疏次則取大興除大建置
有關國計民生可爲滇之法戒者登之若雜

文詩賦惟擇其言尤雅者以暢流覽之情鼓
風雅之致其或無關於滇雖工弗錄

一少所見多所怪古人言之矣志雜異庶其破
拘儒之見而馳域外之觀乎若搜載遺文亦
堪備史乘之叅攷非徒資雄辯而助謔談也
一各府次序前志仍明朝舊制今照

本朝賦役全書先迤東後迤西叙之仍將掌印
同知之府位置於各府之下又將三土府位
置於掌印同知之下如此則大小不至混淆

流土不至顛倒而

朝廷之體統尊矣

雲南通志

戶部

六

